

# Hands

by Xanth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odiac



"我知道，为他的 Vance 会经 过前次行动"，Tony 拖着拖  
着个装 满器材的走道废仓库最后一段路止。

"他是想要你的 计划 Dinozzo。"，Gibbs 又他道在他前边爬着楼  
梯手里拿着细筒的梯箱。

"为什么要爬？"，Tony 小声地停了一会以抓 紧其中一包  
。"难道就不能更快的做这点 BOSS？"，他道 "也许个 楼梯  
更点的或是 电梯？" Gibbs 在他前边停下。

"我是以但 样就没办法看所有包这楼梯 了。"，他 道。

"为什么是 '我'拿包 BOSS？"，Tony 问道在 重新 爬梯 时对 Gibbs 做个  
鬼脸。

"因为我这说 了。"，Gibbs 回答其 实这 不值 争论，因为 Tony 生活中的所有都  
是 Gibbs 说了算，不 过说实话，Tony 也有 违 的想法。

他着重身体上最顶层梯在这不要多久的大空冰冷的房间里开准备。Tony环视四周这就是想到那种废的码头仓库——破烂的窗户没有灯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

"这儿有洗手间么？",他问道。

"这儿有个水桶。", Gibbs朝角落点头后说道。

Tony叹了口气开始他们的仪器他架好桶几三脚架笔记本电脑,然后把手指放在暖气上。Gibbs就在窗户旁——在Tony收拾东西的小房间里在每扇门走来走去,时不时看看外就像他看上窗外风景一样不过Tony非常清楚那兴趣。

"选好位置了？",他声问道。

"进行中。", Gibbs说"这儿。",他抓住Tony的后颈,把他拽到自己身前他温热的就这么停在Tony冰冷的脖子上 Tony很喜欢这感觉。"看——那是目标地点", Gibbs指着远处码头的一座建筑物——由距离太远它看上去只是个灰点。

"这可真有段距离——你确定你能从这看到它？", Tony问道 Gibbs的手离开他的脖子,转而他后脑勺轻拍了一巴掌。

"我的眼力在长距离方面可没出过错,Dinozzo。", Gibbs对他说 Tony笑笑,感觉着那巴掌给他带来的小温暖。Gibbs的巴掌总能给他带来这种效果。"我之所以选这是因为它远到那些人根本想不到我会在这——但我却能看它随时并到最佳角度。"

"那么你能从这干掉任何一个人——如果你需要的话？", Tony转身问道他的呼吸在空中形成了一团雾,它和Gibbs由嘲讽、沉溺的笑而喷出的雾气混合在一起。

"是我以",他说道。

Tony也认为能数到他知道Gibbs在海军陆战队里曾是狙击手他应该也目睹过Gibbs在近距离手枪射击的高超技艺,但他从没见过他狙击面的表现这他着迷。

这行是 Vance 指定的，而且管 对此注高，确保了完任务 的也 精挑 细选 的最 棒 的手 下，而 他 自己 则 绝 了 所 有 人 亲 自 做 了 工 作。他 一 直 持 让 Gibbs 选 择 他 喜 欢 的 任 务 来 进 行 任 务 全 程 的 掩 护。他 们 这 次 逃 踪 的 是 那 些 叛 变 的 前 海 军 战 队 员，是 那 些 为 了 确 保 他 们 从 各 个 战 场 上 得 到 的 古 董 能 够 贩 售 出 而 杀 过 不 止 一 人 的 亡 命 徒。一 旦 情 有 变，Gibbs 有 权 进 行 射 杀。他 们 只 有 次 机 会。

Gibbs 几 天 前 就 来 这 探 井，选 出 了 自 己 的 潜 藏 点。当 他 开 始 为 他 的 工 作 做 准 备 时，他 总 是 出 奇 的 静。

Tony 靠 着 墙 坐 在 地 板 上，双 臂 抱 着 身 体 以 保 暖，看 着 Gibbs 在 他 前 面 双 腿 叉 坐 着 打 开 那 他 提 上 来 的 细 箱 的 黑 箱 子。

盒 里 面 一 把 狙 击 用 来 福 枪，闪 爍 亮 得 像 是 刚 擦 过。Tony 静 静 地 看 着 Gibbs 把 它 拆 开 每 一 寸 细 查 件 的 每 一 寸，他 的 脸 上 写 满 了 全 贯 注。Tony 猜 想 那 把 枪 一 定 被 保 养 的 非 常 好——见 鬼，Tony 非 常 肯 定 Gibbs 前 一 晚 在 为 枪 抛 光 和 上 油 时 已 用 了 小 时。而 现 在 他 又 在 重 复 这 件 事。Tony 认 为 这 可 能 是 狙 击 的 人 习 惯，一 项 战 前 的 准 备 仪 式，既 保 证 武 器 的 完 好 状 况 又 能 清 心 的 紧 张。但 Gibbs 缓 慢 的、无 所 不 知 的 手 在 枪 上 移 动 时 却 完 全 没 流 露 出 何 紧 张。Tony 认 为 这 是 狙 击 的 天 性。做 狙 击 手 要 适 漫 长 的 等 待，要 有 准 备 和 坚 守 岗 位 时 的 耐 心，要 能 出 其 不 意，还 要 在 突 然 爆 发 前 俯 身 躲 在 影 子 中 这 需 要 时 刻 准 备 着 并 且 能 在 一 瞬 间 完 成 射 杀。这 不 需 要 激 昂 的 战 斗，或 是 肉 搏 战 的 肾 上 腺 冲 击。这 是 一 种 寂 静 地、暗 中 地、极 端 地 自 我 控 制——多 少 算 是 Gibbs 这 种 人 的 典 型 特 征。

Tony 盯 着 Gibbs 摆 弄 着 枪 的 双 手 在 摆 弄 手 机 或 电 脑 时 不 知 所 措 的 手 正 在 精 确 控 制 下 在 来 福 枪 上 移 动 着 他。猜 想 着 当 这 双 手 摸 某 个 裸 体 时 会 是 怎 样 的 熟 练，然 后 他 压 下 了 这 个 念 头。就 像 他 以 前 做 过 的 那 样 是。现 在，Anthony，他 默 然 告 诉 自 己。是 现 在 不 是。现 在 不 是。这 只 有 他 们 两 人 度 过 漫 长 的 寒 冷 的 数 小 时 的 时 候。是。现 在。

"那么怪诞有怪目，BOSS？"，Tony 问道，绝望地试图分散 自己的注意力。Gibbs 耐 烦 地 抬 头 瞪 了 他 一 眼。

"我 看 起 来 像 那 种 为 圣 诞 做 准 备 的 人？"，他 问 道。Tony 耸 肩。

"从 都 会 为 圣 诞 做 准 备——即 使 是 做 道 什 么 都 不 做。"

"如果我们顺利解决这个任务，我希望能地下室和我的船还有波旁酒呆上一天。"，Gibbs对Tony说道。Tony对此作了个鬼脸。

"如果介意的话我想说它挺无聊的BOSS。"，他评论道。

Gibbs笑笑。"和平常一样。"，他说道。"既需要射杀某人，也没人想要射杀我。也许有点无聊，但我喜欢那个声音。"

Tony点头同意这点。

"你呢？"，Gibbs问道。Tony不安地动了一下。他早该料到会有这个问题，后期期待着不被反问。

"我有些计划"，他故作轻松地说道。事实上，他真的有计划。他的茶几有成堆的DVD等着他。他的冰箱里塞满了足够他撑到新年的pizza和啤酒。"这儿真是冷得要命。"，他说道。又朝手捂了口气。他抬头看到Gibbs露出那种表情，那种他在审讯室里搞清楚了嫌犯的一切后却仍任由他们取灭亡时会露出的表情。Gibbs给他个嘲讽的笑容，然后摇摇头把视线回到他的枪上。

Tony想说什么，编织个包括和朋友家人一起吃顿大餐、短途旅行有孩子们、成人雪球、壁炉里的熊熊火焰，以及所有那些电视广告里关于圣诞会有什么东西的圣诞计划。Gibbs可以承认他会单独过圣诞节，但Tony不能。

"非常多的计划"，他声说道。"你知道食物、人、旅行计划。"

"嗯哼。"，Gibbs说道。不时在工作时摇摇头。

Tony站起来检查了一下那些监控设备，同时关注着远处的码头。监视是他的首要任务——他是Gibbs的后援。McGee和Ziva正在更近的位置负责监视他。他打开无线电。

"嗨，伙计们——一切正常么？"，他问道。他们以笑声作为回答。他真是嫉妒他们那个在温暖的办公大楼内的视点。

"一切正常"，McGee回答道。"狙击点怎么样？"

"寒冷。"，Tony烦躁地回答道。"Gibbs选这儿显然是因为它突出的战略优势，但呆在这个鬼地就像是严寒里露营一样。这甚至连把椅子都没有。"，他一边抱怨着一

边回 头 看 着露出微笑地摸 着的 枪的Gibbs。

"但能 和Gibbs说 话。", Ziva的语气里带着恶作剧的得意 , "那能 让你 时刻保持温暖 。"

"是啊。哈哈 。",他 别扭地回 答 道 "有任 异 常一定通知 我 "他关上无线电 靠在窗 户 上盯着外面冰冷 灰暗的景 象 。"预 报 说 一会儿可能会下 雪。",他 对Gibbs说

"希望 不要 ", Gibbs拿起组装 好的 枪回 答 道 注视着 窗外 。"它会干扰视线。",他 扬起眉 毛 作为对 Tony的答

"你还能搞定射击? ", Tony不 安地 问道 Gibbs嘴 笑 。

"当然。"他回 答 道 Tony觉得在 他的 自信中有着让 人难以置信的温暖 。Gibbs不是个 容易 质疑 自我 的人 这更 显得Tony总会神 经 质地自我 怀疑 。

他转过身继续 赏 Gibbs工作 , 并感谢能 有这 次 机会去 了解这 个 男人 他 觉得已 一生都在研究 Gibbs——但 是 趁Gibbs没 在 注意时秘密 进行 Tony意识到了 现在这 个 机会 这 儿除了盯着Gibbs摆 弄 他 的 枪以外没别的事可做

在 他 看来 Gibbs的手 指不 漂亮 也不是那 么灵巧 。但 它们有 些 别的使人惊讶 的 地方 它们不像是属于Gibbs这种人的手 它们是 能够握成强有力的拳头的双手 它们是会在审讯中 愤怒 地敲击桌子的双手 它们是会 经常 或轻或重 或生气或关切地拍打他 后脑 勺 的手。 Tony猜Gibbs也许知道自己 能够分辨出每个 巴掌 后 隐藏 的情绪,知道能 分辨出 Gibbs是 因为 他 而恼火,或者只是 激 他 或者是被激怒了,或者...一些别的东西 , 一些他 从 没 能 认清的东西 ,一些 温柔的、关切的感情 他 最喜欢这 些 巴掌 这 些 拍他 巴掌 的手 也能摸 ...虽然只有 次 但他绝不会忘记Gibbs像是在 安抚 犬 类 一样 用手指 温柔地摸 着的 后脑 ,并 称赞 着理顺他头发的感觉 他 不 确定Gibbs还会再做那个 但他会为了这 个 可能 性而直到最后一刻也要 做 到最好。

这双手并不 粗糙 也没有 老茧 ——它们不像是所 知道的 Gibbs这 样的 硬汉所 有的 大手 。它们就像平滑坚硬的木头,但却绝不是 粗暴 的破坏 工具。它们带着 欺骗 性。它们更像是属于艺术家的手 比起工人或是 士兵 更像是位指挥家的手 这 是一 双属于工匠的手 它能在 结实的木头上打磨出光滑的曲线;这 是一 双属于杀手手 它会 爱抚着自己的枪 让 它始终保持着良好的 工作状态 。它们是 劳动 手 创造的手 耐心的手 它们是知道怎么最有效地使用枪支,木头,还有...他

他 意识到这双手已经 停止了工作 他 因此 从 自己的白 梦 中恢复 过来看到 Gibbs的蓝眼睛正带着疑问盯着他

"只是...有点 入迷 了 BOSS。",他 抑制 住自己 强烈的冲动 朝那把枪 点头 说 "看你 组装 它的样 子。"

"狙击守则第一条——你的武器时刻保持最佳状态。", Gibbs回答道。蓝色的双眼仍探索地凝视着他。Tony把脸扭开。

"你花了好几个小时。", 他低声说道。

"那还可以更长。", Gibbs说着走到窗边和他站在一起。Tony能感觉到他身上的热度, 于是更靠近了点儿, 同时希望Gibbs别注意到这。现在他们的屁股几乎靠在一起, 他甚至能感觉到Gibbs的外套和他的之间的摩擦。Gibbs的手平静地放在窗户上, Tony注意到自己看着那些干净的、修整齐的指甲和Gibbs宽阔平滑的手掌。想象着那双手放在木头上或是枪上...不过他更喜欢它们放在自己身上。

Gibbs拿起枪找了个位置, 开始选择最佳地点, 检查距离, 然后他们安静下来等待着。时间到了。傍晚而外面开始逐渐暗下来, 不过Gibbs的枪上有夜视仪。Tony希望他能有这种耐心, 就这么坐在这儿一动不动, 毫无怨言地等待, 并且一经通知就能立刻行动起来。他是个坐立不安的人, 话多, 喜欢抱怨, 还在傻笑, 还会弄个Gibbs不会参与的蠢游戏灌自己, 尽管Tony注意到Gibbs对他这个和已比赛这种荒谬行为报以微笑。

他喜欢逗Gibbs笑。他想用手指在Gibbs的嘴唇上描绘出一条末端上扬的曲线使他看起来像是在微笑, 而是极度困难地把他的每个吝啬的、不情愿的微笑找出来。另一方面, 如果Gibbs真给他们微笑大放送的话, 他也许不那么爱它们了。如果Gibbs经常笑的话Tony也不会那么热衷于让他高兴起来, 那么他也不会感觉到当Gibbs最终放弃并给他从微笑到笑间的任何一种笑容时他所拥有的强烈的快乐——Tony可以为此付出所有。

突然间, 预报中的雪如期而至, 事态变得一团糟。Tony听到McGee在他耳朵里大喊, 他通过望远镜看到远处有群人正推搡着Vance管走出大楼并向码头上的一条船走去。

"哦, 该死——这可不按计划内!", Tony发出了反对的嘘声。他看到Gibbs仍站在那, 极度平静地透过瞄准器盯着外面。Tony透过望远镜又向外看了一眼, 雪已经开始从暗灰的天空急切地倾泻下来。"没办法开那枪。", 他说道。"你会打中Vance。"

"如果视线够清晰, 我会的。", Gibbs说道。"如果让他们把Leon带上船, 那等待他的只有脑袋上的一颗子弹, 并在他们摆脱后被扔下船。他唯一的价值就是帮助他们离开的人质。"

Tony拔出他的枪等待着。他是Gibbs那样的狙击手, 他不习惯于等待, 每秒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小时。Gibbs则仍旧镇定地站在那。Tony看到那根指引死亡的手指在扳机旁缓慢、温柔地移动着, 等待着发出最佳一击。然后——兵——那颗子弹射出了枪膛。只有当他再次透过望远镜向外看, 看到的是Vance的挟持者带着脑门正中央的一个洞倒在地上, 在他身边落下的血已被完全染红。

"该死...这枪真他妈准。", Tony吹了一声哨。

"趴下。", Gibbs命令道但 Tony已经跑到了门外。他能听到耳机里Ziva和McGee正在枪战,但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他猜如果Gibbs在他的狙击点继续来一次射杀的话,可以一次性的清除那些目标。

他轻松地跑下楼梯。肾上腺素让他健步如飞。就连距离也和他上来相比出奇地缩短了。紧接着他跑在了雪地上。他的靴子在光滑的地面上滑行着。一声枪响突然在耳边响起。紧接着他感觉到什么东西飞速擦过他的头发。他弯下身,然后更快地跑向 Ziva、McGee和Vance正顽强对抗着那些他们要逮捕的罪犯的地方。

Tony看到其中一个男人掂着沉重的包,脱离了他们跑向小船。他紧跟着他跳上船跑过甲板...然后,什么东西在他的肩胛骨重重地敲了一下,他倒在甲板上。他的枪也随之掉到他拿不到的地方。袭击他的人阴森地慢慢逼近着他。再次眼冒金星。他茫然地站起来,试着打出一拳。但漫天的大雪让视线模糊不清。他看头顶的天空呈现出一种怪异的灰青红色,一切对他来说都变得朦胧而缓慢。

船的甲板很滑,他们两个都在面打着滑。他眼睛里的雪花让视线更加模糊。Tony给了那个敏捷的肚子狠一拳,缓慢地从他手里抢走那个包,但他的手转身猛地一拳打在他肾的位置上。Tony痛苦的呻吟着滑倒在被覆盖的甲板上。接下来他能感觉到的就是他正从空中落下。紧接着他听到了噗通的落水声,他全身被冰冷的水包围着。寒冷刺骨的水让他疼痛不已,下一刻他感到了窒息。他喘息着,但他仍抓着那个包——它很重。Tony不认为包值得他去拼命,不管它们有多古老,但他还是紧紧抓着它。Gibbs总是喜欢一切完好无损。

他深吸一口气,但冰冷的水加上他挨的那一拳让一切都疼痛难忍。他沉下去并咽下了一大口带着咸味的水。

随即他又浮上来。看到一个身影在码头的雪地上奔跑着——暗色外套,熟悉的瘸一拐地脚步出奇的迅速。他看到那个身影缓慢平静地摆好姿势射出一枪。船上响起一声尖叫,那个把他推下水的人倒下了。船失去方向地横向飘移着,最终撞上了码头。

Tony游了小一段距离到了码头旁,但一切都漆黑冰冷,而他的胳膊也冻僵了以至于他没法把自己弄上去。大雪落在水面上,在他的头发和睫毛上融化,让他看不清周围。

一双手。它们从纷纷飞扬的大雪中准确出现。在他面前。熟悉而又令人欣喜。一只手拎起他中湿淋淋的包扔在身边的码头上。另一只手停在他肩胛骨提供着帮助。他试着抓住它——它是如此的温暖有力,它把他从水里拉上来,又把气喘吁吁的他拽到码头上。

"你就这么想游泳,Dinozzo?", Gibbs笑着对他说。"是个适合的好天气。", Tony牙齿打颤地眯着眼睛看着他。"给。", Gibbs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肩上。Tony立刻觉得好一些。它有Gibbs的味道。锯末、咖啡混合着枪油,还有他自己的。Tony闭上眼深吸一口气,把那个味道深吸入冻僵的身体内。

后的收尾工作让他幸运地得到了医疗护理。护理人员对他进行了仔细检查，除了后脑的肿块，后背的瘀伤和轻微的低温症状以外，他非常好。

"回家暖和和你自己，不过不用回来了。"，在转身去帮助Vance前Gibbs命令道Tony很高兴去执行这个命令。他冰冻的衬衫僵硬地挂在身上；当他活动时会有小冰晶劈啪作响地掉下来。

他回到家泡了个漫长的热水澡，但不管在水里呆多久，他都没让自己暖和起来。他穿上几件衬衫后躺在沙发上，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打着瞌睡，幻想着那双有力温暖而富有创造性的手在他的身上弹奏圣诞曲。

几小时后他在一片星光中醒来。时间已经接近午夜。他感到疼痛并且焦躁不安和孤独。服下几片止疼药后他想起了应该正在打磨他的船的Gibbs，他想要到那去。也许是他脑袋上的那一击，或是那些冰冷的水让他的脑袋除了他发现自己加热了一个pizza，又从冰箱里拿了几瓶啤酒后朝他的车走去。外面仍在下着的雪把熟悉的风景变得陌生，当他在寂静空旷、雪白的街道上开车的时候因寒冷而颤抖着。自从掉在水里后，他还不能完全暖和起来。

地下室的灯正如Tony所料的亮着。在这种行动后Gibbs绝不会睡上床睡觉——他会一直在那条船上忙碌到深夜。Tony打开门走下楼梯，Gibbs惊讶地看着他。

"你生病了？"，他问道，"那家伙把你伤的比我们想象的严重？"

"没，只是觉得你可能想来点pizza。"，Tony回答道，把盒子扔在工作台上。

Gibbs哼了声后拿了一片。Tony拿两片后退回到第二楼梯开始享用它们。他把头靠在扶手上愉快地大嚼着，看着Gibbs靠在船上。他觉得疲劳但快乐。他的头还晕着，但却终于开始暖和起来，因为他在这在Gibbs身边。Gibbs穿着条纹的蓝色牛仔褲；旧、磨损并且随意，完全贴合他的身体轮廓，还有一件灰色柔软看不出形状的旧NIST恤。这个熟悉的场景让Tony安心，让他平静，就像Gibbs在工作时用他的双手安抚那条船一样（just as Gibbs's hands were soothing the boat as he worked, 我按面翻译了，请原谅我真的不知道报本）。

那双手会创造的。现在不再致命，不会弯曲成有力的拳头或是平静地扣下带来致命一击的扳机，而是温柔的、柔和的、诱惑的，它能够无中生有地把粗糙的木头加工成能在水上行驶的圆滑的船只。它既是带来死亡的双手，也是带来生命的双手。

Tony嫉妒那木头，嫉妒它能赤裸的、被那双有效率的、果断的手爱抚和摆弄。他嫉妒它能吸引那双蓝眼睛的全部注意。

"你圣诞计划怎么了？"，Gibbs问道，"圣诞前夜——你不是该在别的地方吗？"

"现在已经是圣诞节了。"，Tony看了一眼表盘，"而且没有我别的地方可去——除非你摆坐在沙发上看DVD算在里面。而我坐在这儿。看你造船。用你的手。"他觉



得既累又懒洋洋的他想也许是止疼药让他说出了这些不该说的话。

"嗯哼。", Gibbs带着蓝色的眼睛看了他一眼后又回到了船上。

"手", Tony轻柔地说

"嗯-哼", Gibbs哼了声好像他道Tony在说什么似的

Tony入迷地盯着那双作的手他像被催眠一样看着它们不断重复着前后移动地修整、磨平木头让它变成Gibbs想要的形状。Gibbs的手很擅长这种事。

"对这个", Tony说"那条愚蠢的船在浪费这双手",他闭上双眼小声说"他正在缓缓地回暖,但曾经深入骨髓的寒冷让他的体内仍旧一片冰冷。也许他坐着看Gibbs工作一晚,明天就能彻底暖了。"

Tony眨眨眼,发现他正直视着一双蓝眼睛。近距离的非常的近。Gibbs像狙击手一样静悄悄地走过来,站在第几级台阶上正对着他。

"你希望我的手放在别的地方?", Gibbs问道Tony的脸能感到他说语温暖的呼吸。Tony没办法再伪装自己。

"是的手上",他低声说

Tony注视着其中一只手伸向他他等着意料中的拒绝,但取而代之的是那双温暖有力的手在他左颊轻柔地抚摸他的呼吸几乎为此停止。

Gibbs的手指沿着他的面部线条游移在他的嘴唇上描绘着Tony张开嘴把它含入吮吸着他觉得看起来可能放荡、下流,但他不在乎。Gibbs正在抚摸他...这双他渴望已久的在爱抚他的脸他的嘴唇、他的头发...这双手Gibbs的手抚摸着他终于。

Gibbs收手Tony发出了沮丧的呻吟。

"不是在这", Gibbs在24小时内第二次伸出他的手而Tony第二次毫不犹豫地握住它,紧紧抓着它就像那是条救生索。"你还很冷。", Gibbs责备道

"还没有暖过来。", Tony回答

"我道个方法。", Gibbs说

Tony咧嘴笑着觉得有些愚蠢和轻率,同时又头晕目眩。Gibbs催促着他前进,仍然握着他的手领着他上楼进入客厅。Tony期待着继续被带上楼直达卧室,但Gibbs却直接把他带到了走廊尽头的休息室内。

"卧室的暖气没开",他说"不过早些时候我在这生了火。"

休息室有个烧木头的暖炉，温暖而诱人。在它前面是一块巨大的羊毛地毯。Gibbs把Tony推倒在地毯上站起，拨弄了一下暖炉后朝它扔了几块木头让火烧得更旺。

"脱掉你的靴子和袜子。"，Gibbs就像在工作时那样命令道。Tony按照命令做，他仍觉得自己似乎在做梦。

Gibbs回到地毯上，跪在Tony面前伸出的双手滑落在Tony穿着运动衫的胸前，缓慢地、非常缓慢地隔着柔软的织物停在他的乳头上，戏弄地画着圈，直到它们变硬。Tony艰难地吞咽着，完全不能把视线从Gibbs身上转移。

Gibbs的手接着向下移动，从容不迫而又果断地抓住他运动衫的下摆。

"膊。"，他说道

Tony非常配合地举起双手，Gibbs脱下他的运动衫扔在地板上。Tony能感觉到火焰的热量温暖着他裸露的皮肤。Gibbs的手来到他的运动裤前拉开它的拉绳。

"屁股。"，他说道

Tony同样配合地挪开了他的屁股，Gibbs把他的裤子顺着双腿拉下来，接着扔在了运动衫上，现在Tony是全身赤裸的。

Gibbs在很长段时间内只是看着他，品味着他的每一寸，他热切的目光在Tony的胸部流连着，尤其是停留在他挺立着引人注目的乳头上，然后视线转移到他坚硬疼痛的阴茎，它直立站着，几乎贴在他的腹部。

Gibbs盯着Tony阴茎的方式就像前他盯着的枪、他的船那样，他的目光带着审视、好奇和满意。Tony不知道Gibbs是否喜欢他看到的一切，脸红了起来，因被如此专注地凝视而感到局促不安。

"我..."，他开口，但不知道说些什么——但那并不重要，因为他根本没机会说话。

"嘘。"，一根手指压在他的嘴唇上。"嘘...现在我在工作。"，Gibbs说道，"这个...这些都是我的工作，我自己的计划。"

他对待Tony的姿势就像他是把枪，或是条船，对此Tony的阴茎以赞同的颤动表示回应。他喜欢被这双平坦、致命、富有创造力的手支配这个想法。

他向靠近去让Gibbs开始工作。Gibbs渐渐靠近他，现在是那双热切的蓝眼睛的全部焦点。他在他赤裸的身体上徘徊着，当那双灵巧的手在他身上工作时，Tony感觉到Gibbs温暖的开始，缓慢地融化着他体内的冰冷。

指尖暧昧地轻抚着他颈侧柔软的肌肉，平坦的手掌轻按着他的腹部。指甲逗弄着他的乳头，让他发出暗哑的小声尖叫，另一只手牢牢抓住他手腕，把他压倒。扫过大腿内侧的指节，他冒出一段胡言乱语，然后一根滑溜、坚定的手指滑落在他的屁股间。

他不记得 Gibbs有用什么 润滑剂，但那根手指轻易地滑了进去并很快的又增加了一根，就像上了油一样所以他已经用了，或者他也许用了护手霜还是什么的 Tony不在乎。现在那些手指正在他体内移动着 缓慢地操着他

"呼吸"，Gibbs说 Tony根本没注意到他正在屏住呼吸。他深吸了一口气，下一秒另一张嘴唇贴在他的面颊上 毫不掩饰地打开自己，让 Gibbs探索他的嘴 他身体以他想要的任何方式。Gibbs深深地吻他在用舌头探索他的同时用手指操着Tony的屁股。Tony的阴茎因快乐而抽搐着

"还不行"，Gibbs命令道 移开他的手 指。

"求你..."，Tony请求着

"还不行"，Gibbs毫不留情地说他的眼中是对 Tony一定会服从他的确信。他从沙发上拿了个靠垫放在Tony的脑袋下面 然后压在他身上再次亲吻他他的身体覆盖了Tony的他 冰冷坚硬的牛仔裤贴着他的大腿，他柔软温暖的T恤贴着Tony的前胸。

"我还没用完你呢"，gibbs说 再次后退并把Tony翻转载脸朝下的姿势。火焰让他裸露的身体暖和，但Gibbs更为炽热。Gibbs在舔舐着Tony的后颈，Tony轻声叹息着像满足的猫一样舒展身体 他听到Gibbs脱衣服的声音，但他没有动没有回头看，只是呆在Gibbs让他呆的地方 Gibbs摆放他地方他本能地知道这是 Gibbs喜欢的方式。

"好男孩。"Gibbs赞赏地说 然后开始专注地在 Tony背后忙着 Tony可以感觉到当Gibbs俯在他身上时皮肤摩擦所带来的愉悦温暖 他感到Gibbs的舌头沿着他的脊背游移到他的屁股，然后一只坚硬有力的手在他屁股上拍了一掌 这使他几乎跳了起来。Tony笑着把头埋在靠垫里更大幅度地伸展身体，让 Gibbs能做他想做的 张开他的腿以便Gibbs分开他的屁股。Gibbs再将两根手指伸入他体内开发着 同时一手有力地揉捏着他的左臀。

"到这来。"，他低声说 他空闲的手温柔地抚摸着Tony的身体 另一只手手指不停进出以放松Tony身体的同时安抚着他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Tony思考着 Gibbs究竟有多大，以至于他需要如此扩展自己。

Tony很想知道这个答案，但Gibbs的手正和他的头发纠缠着就像他手指在他体内活动那样这使他的头只能枕在靠垫上。当那些手指找到他前列腺后他发出了愉悦的喘息。

"哦，该死...求你..."，他哀求着 扭动着身体让他坚硬的阴茎摩擦着羊毛地毯，渴望着高潮。

"还不行我 还在工作 。", Gibbs道 。

Tony叹息着 但这是 种甜蜜 的痛苦。接着在 Gibbs抽出手指把 他再次 翻转回来后 发出了另一声喘息 。现在这 双充满天赋的手 正无 所在 揉捏 他的 乳头,抚摸 他的 头发 ,爱抚他的 腹部,灵巧 地滑过他赤裸的身体,服从于他的 欲望,成为他的 。

Gibbs是Tony所 一直认为的 指挥大师,他在 Tony身上所做就 像他做的 枪抛光 ,或是打磨他的 船那么出色 这些 会扣下扳机给精确 死亡的手 指还能带给 他至高无上的 快乐 。

Tony屈服 于Gibbs无情 地在他 皮肤 上忙碌 的双手他 只是有 些激动他的 身体成为了 Gibbs工作 的工具,演奏 的乐器 嬉戏的玩具。

美丽的双手爱抚着他 捉弄着他 以相同的手法 揉捏 着他安 抚着他让他 既抽离自我 又自我迷失。当Gibbs跪在他 腿间,分开他 缓慢地 一寸 推进他的 身体时,他 因渴望而语无伦次地 哭泣 着。

Gibbs的阴茎 像个巨大的钝器 索求着那个Tony急切奉献 出来的入口 。它充满了他 尽管进入时带来了 轻微的灼烧感,但它 在他 体内 充实的感觉 好极了,它彻底地推了进来 ,让他 除了Gibbs以外不能思考 任何 事情,当然还有Gibbs完全填满这 件事 。

汗水流入他的 眼睛,就 像更早时候的雪一样视线模糊 他 眨眨眼把它 弄掉。当他的 视野重新 清晰后他看到 Gibbs低头带着微笑注视着他 用他看着那把抛 光 的船一样的 方式——那是在 生命中另外两样他 乐于为其 付出的东西 。但那不是 全部——当他索求Tony的 身体 时,Gibbs的表情 中还有些 别的东西 让 它动摇 叹息,并屈从于他的 欲望。那是骄傲 、所有 权、占有欲,还有让 Tony窒息的过于脆弱 的东西 。

"你...?",他 低语着 伸出手抚摸 着Gibbs的脸颊。"我?",他 混乱 地结束了。

"是的我你 现在 嘘...嘘...嘘..."

Tony因为过于强烈的感觉 啜泣 着他的 身体随着Gibbs漫长轻松的抽插 而上下起伏 他 感觉到已 正要达到高潮 就这 时,Gibbs温暖 有力的手 握住他的 阴茎,他手指 沿着它的线条熟练 顺畅地滑动着 一次又一次 和他体内 有力的冲击完美重合 。

这对 Tony来说有点 超过了 ——他身体 现在属于Gibbs,按照他意愿随时演奏这疯狂 美妙的音乐 他 献上自己 的身体,请求着 喘息 着 哭泣 着达到了 高潮,喷射在他的

小腹和Gibbs的腿。当他觉得快要升到空中时，Gibbs缓慢而有节奏的撞击牢牢地贯穿着他，把他钉在地上。

他不是柔软的地毯，火焰正温暖着他。Gibbs仍在进攻着在他的身上在他的体内，火焰在他苍白的皮肤上不断投射着变幻的阴影。他的屁股上下滑动着。整个过程被精确而完美地控制着就像前一天他精准射出那枪。Tony朦胧地抬头看着他，精疲力尽地看着Gibbs骑着它。Gibbs颤抖着安静地到达了高潮。他的头向后仰起，身体上带着汗水的光泽。很长段时间内他停在那，用满意的表情看着Tony，表现出完美地完成一项工作的骄傲，接着他退出来躺倒在Tony身边。他从沙发上拽下一条毯子包裹着两人。

"现在暖和了？"，他低声问道。有力的手放在Tony的腹部，把他拉到自己身边，让Tony的后背紧贴着他的胸口，Tony的屁股则紧贴着他的阴茎。

"嗯。"，Tony模糊地回答道。Gibbs靠着他的肩膀轻声笑着，温柔地用手指轻抚他的头发。Tony伸开它，在面颊印下敬畏的吻。"我在想。"，他说道。"我那些圣诞计划——它们需要变了。我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在这儿和你一起度过。还有你手。"，他补充道。

他能感觉到Gibbs在他后颈的笑声温暖着他。就像每次他从Gibbs那弄到一个笑容那样。

"我当然没问题，Tony。"，Gibbs回答道。"我也是。"

END

This story is archived at [www.xanthelibrary.org/hands/](http://www.xanthelibrary.org/hands/)